

第七卷(2006)第一册

哲學門

总第十三辑 Vol. 7 No.1,2006
Beida Journal of Philosoph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哲學門

第七卷(2009)第一冊

总第十三輯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门(总第十三辑)/赵敦华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2
ISBN 7-301-11338-2

I. 哲… II. 赵… III. 哲学-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5211 号

书 名: 哲学门(总第十三辑)

著作责任者: 赵敦华 主编

执行编辑: 任 鹏

责任编辑: 王立刚

标准书号: ISBN 7-301-11338-2/B·039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0.75 印张 340 千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主 编：赵敦华（北京大学）

编 委（按姓氏拼音为序）：

安乐哲（美国夏威夷大学）

陈鼓应（台湾大学）

陈嘉映（华东师范大学）

陈 来（北京大学）

陈晏清（南开大学）

成中英（美国夏威夷大学）

杜小真（北京大学）

杜维明（美国哈佛大学）

丰子义（北京大学）

傅汉斯（德国图宾根大学）

傅有德（山东大学）

关子尹（香港中文大学）

郭贵春（山西大学）

郭齐勇（武汉大学）

韩 震（北京师范大学）

何怀宏（北京大学）

黄 勇（美国库兹大学）

焦国成（中国人民大学）

靳希平（北京大学）

黎红雷（中山大学）

李晨阳（美国中央华盛顿大学）

李德顺（中国社会科学院）

林镇国（台湾政治大学）

刘壮虎（北京大学）

楼宇烈（北京大学）

罗秉祥（香港浸会大学）

欧阳康（华中科技大学）

庞元正（中央党校）

普兰丁格（美国圣母大学）

孙永平（北京大学）

孙正聿（吉林大学）

万俊人（清华大学）

吴国盛（北京大学）

叶 朗（北京大学）

衣俊卿（黑龙江大学）

俞吾金（复旦大学）

张祥龙（北京大学）

张一兵（南京大学）

赵敦华（北京大学）

赵家祥（北京大学）

钟鸣旦（比利时卢汶大学）

佐佐木力（日本东京大学）

特约编辑:

李四龙 (北京大学)

吴 飞 (北京大学)

通讯编辑:

张志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

周伟驰 (中国社会科学院)

林 晖 (复旦大学)

宣 方 (中国人民大学)

唐文明 (清华大学)

龚 隽 (中山大学)

王志成 (浙江大学)

杨维中 (南京大学)

徐 弢 (武汉大学)

刘宇光 (香港科技大学)

孙卫民 (美国加州大学北岭分校)

石立善 (日本京都大学)

助理编辑:

吴 敏 李麒麟

单提平 王 珏 徐思源

地址: 100871 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门》

邮箱: journal@phil.pku.edu.cn

主页: <http://www.phil.pku.edu.cn/zxm>

执行编辑 / 任 鹏

责任编辑 / 王立刚

封面设计 / 奇文雲海 
www.qwyh.com

哲學門

第七卷(2006)第一册

目 录

论 文

- 希腊宗教研究的新方法 马塞尔·戴地安(1)
- 米歇尔·福柯:诊断当前 玛丽沃娜·塞宗(15)
- 邓斯·司各脱的形而上学实在论 张继选(33)
- 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内在逻辑 仰海峰(61)
- 一个极小的弗协调逻辑系统 余俊伟(87)
- 概称句推理逻辑系统 $G_0 - G_4$ 的完全性 张立英(97)
- 论中国哲学的逆形成特点
——以老子为例 乔清举(121)
- 郭象“神器”观探微 黄圣平(135)

论坛 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 110 周年

- 冯友兰先生论“中国与民主政治” 许抗生(147)
- 《新编》论宋代的两次“革新政令” 李存山(153)
- 试析冯友兰的共相说 刘爱军(165)

评论与通讯

- 日本学者关于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研究 孙宝山(181)
- 哲学作为一种化解哲学史的活动
——评叶秀山《西方哲学观念之变迁》 宋继杰(207)
- 为中国哲学研究建立典范
——评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 彭国翔(223)

“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对刘清平《张力冲突中的爱之诚命》一文的回应 石衡潭(243)

书 评

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黄俊松(257)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 江 湄(262)

伍晓明:《吾道一以贯之:重读孔子》 方旭东(270)

胡军:《道与真——金岳霖哲学思想研究》 张健捷(275)

让-吕克·马里翁:

《被给予的存在——朝向被给予性的现象学》 潘 斌(279)

聂锦芳:《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

基础与方法》 单提平(284)

陈波:《逻辑哲学》 周祯祥(289)

李天命:《哲道行者》 钱雪松(295)

张志刚主编:《宗教研究指要》 吴 飞(300)

王志成:《全球宗教哲学》 项煜虹(307)

游子安:《善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 肖清和(311)

孙尚扬、钟鸣旦:《一八四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 田 炜(317)

书 讯

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 (13)

德里克·帕菲特:《理与人》 (60)

维特根斯坦:《战时笔记:1914-1917年》 (86)

福柯:《主体解释学》 (86)

梅洛-庞蒂:《世界的散文》 (96)

伽达默尔、杜特:《解释学 美学 实践哲学

——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 (96)

迈克尔·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 (221)

彼得·F. 斯特劳森:《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 (323)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Vol V No.2 目录 (324)

Contents

Articles

- New Methods of Greek Religion Studies Marcel Detienne(1)
- Michel Foucault: Diagnosing the Present Maryvonne Saison(15)
- Duns Scotus' Theory of Metaphysical Realism Zhang Jixuan(33)
- The Intrinsic Logic of Gramsci's Practical Philosophy Yang Haifeng(61)
- A Minimal Paraconsistent Logic System Yu Junwei(87)
-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Logic System G0-G4 for Generics
Inference Zhang Liying(97)
- On Characteristics of Reverse Form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Taking Laozi
as an Example Qiao Qingju(121)
- On Guo Xiang's Theory of the Mysterious Object Huang Shengping(135)

Forum Celebrating Feng Youlan's 110th Anniversary

- Feng Youlan's Lecture on "China and Democracy" Xu Kangsheng(147)
- On Two Reforms' Government Decree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in *The New Edition
of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Li Cunshan(153)
- An Analysis on Feng Youlan's Theory of the Universals Liu Aijun(165)

Review Articles

- Japanese Scholars' Studies on Huang Zongxi's Political
Thoughts Sun Baoshan(181)
- Philosophy as an Activity of Dissolving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 Review on
Ye Xiushan's *Change of Western Philosophical Ideas* Song Jijie(207)

- Setting up a Paradigm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a Review on
Chen Lai's *The State of Being and Non-Being: Spirits of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Peng Guoxiang(223)
- The Love of Christ that Transcends Knowledge: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Liu
QingPing's *The Imperative of Love in Tense Conflicts* ... Shi Hengtan(243)

Book Reviews

- Li Zehou: *Practical Reason and a Culture of Optimism* Huang Junsong(257)
- Jiang Qing: *Political Confucianism: The Turn, Feature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Jiang Mei(262)
- Wu Xiaoming: *My Doctrine is that of an All-pervading Unity: Rereading
Confucius* Fang Xudong(270)
- Hu Jun: *Dao and Truth: On Jin Yuelin's Philosophy* Zhang Jianjie(275)
- Jean-Luc Marion: *Being Given: Toward a Phenomenology on
Givenness* Pan Bin(279)
- Nie Jinfang: *Comb and Surpass: Rereading the Intention, Basis and Method
of Marxist Texts* Shan Tiping(284)
- Chen Bo: *The Philosophy of Logic* Zhou Zhenxiang(289)
- Li Tianming: *A Walker on the Journey of Philosophy* Qian Xuesong(295)
- Zhang Zhigang ed.: *The Guide of Religion Studies* Wu Fei(300)
- Wang Zhicheng: *Global Religious Philosophy* Xiang Yuhong(307)
- You Zi'an: *Charity and Civilization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Xiao Qinghe(311)
- Sun Shangyang & N. Standaert: *Christianism in China before
1840* Tian Wei(317)

New Book

- Hilary Putnam,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13)
- Derek Parfit: *Reasons and Persons* (60)
- Ludwig Wittgenstein: *Notebooks in WW I: 1914-1917* (86)

Michel Foucault: <i>L' herméneutique du sujet</i>	(86)
Maurice Merleau-Ponty: <i>La Prose du monde</i>	(96)
Hans-Georg Gadamer and Dutt: <i>Hermeneutik , Asthetik , Praktische</i> <i>Philosophie : Hans-Georg Gadamer in Gespräch</i>	(96)
Michael Dummett: <i>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i>	(221)
Peter F. Strawson: <i>Individuals : An Essay in Descriptive</i> <i>Metaphysics</i>	(323)
<i>Dao :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Vol V No .2</i>	(324)

哲学门(总第十三辑)

第七卷第一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希腊宗教研究的新方法

马塞尔·戴地安

提 要:本文为戴地安新著《希腊人与我们》(*Les grecs et nous*)的纲领性导言,也是他多年来从事古希腊宗教研究的一个方法论总结,提出了以比较人类学方法研究古希腊文明的论点。作者反对从西方中心论的角度看待希腊文明,而主张历史学的取向与人类学的取向相结合,把希腊宗教文化放在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下来研究。

关键词:比较人类学 希腊文明 民族历史

“我们的历史始于希腊人。”

——恩斯特·拉维斯

在蒙昧时代,早在清晰的语言出现之前,人类就已经发现自己具有一种能力,能把自己理解为不同于其所是的样子。只要被一种强烈的气息或惊人的景观捕获,人就足以被陶醉,开始出离自身,被带到另一个世界。而要想被殖民化的空间中存在着文化的多样性(*variabilité*),似乎要求得更多。

马塞尔·戴地安(Marcel Detienne),生于1935年,从1992年至今执教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巴黎学派”的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有《希腊古风时期的真理大师》(*Les maîtres de vérité dans la Grèce archaïque*, 1967),《阿东尼斯的花园》(*Les jardins d'Adonis*, 1977),《神话学的发明》(*L'invention de la mythologie*, 1981),《手执利刃的阿波罗》(*Apollon le couteau à la main*, 1998)等。

这不仅需要掌握丰富和复杂的语言,而且需要在该环境中善于考察不同的意义,积累起长期的观察和思考。美洲自从接受洗礼,成为新大陆以来,已经有几个世纪了。她在我们眼前展示了“令人目瞪口呆的景象:其文化程度之高足以与其他文明媲美,但技术和经济水平极低。并且,这些高级文明的存在不过是昙花一现的事:其中每个都在几个世纪内诞生、发展、消逝了”^①。也许在哥伦布之前,在一座金字塔最顶层的房间里,有一个人,既是诗人也是学者,恍惚预感到文明也是可朽的,同样生活着的人们通过各自的文化生产,创造和再造着别文化产物。今天,联合国的顾问们一致认为,人类空间的发展是通过“文化自由”实现的,这指的是,在日益一体化,但也认识到基本的差异的世界中,各个文化或文化群进行选择的权利。

关于古希腊的比较人类学:也许应该从解释所谓的“人类学”是什么开始,然后是对人类学如何“比较”,对古希腊如何“比较”。人类学这个词源于希腊,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古代就有了关于人类的普遍存在的“知识”(savoir)或话语(discours),一种为一些“人类学家”所掌握的学(logos)——就像神学家(théologues,或 théologiens)那样,用“神学家”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喜欢写诸神如何参与他们的战争或是此处的城邦事务。^② 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可以作证,“人类学家”是对饶舌者的一种称呼,指某种喋喋不休的人。^③ 好个开端。待到我们的18世纪,在欧洲,才出现了可以算作“人类学”的知识的最初轮廓,在比伊曼纽尔·康德稍早时,然后是康德自己在1788年提出来,而尤其可以看到,“人类观察家”(1799年)这样的学者团体出现了,研究人类的多样性,体现在人们的“文明”(civilités)或我们所说的文化的惊人差异上。那是随着爱德华·B. 泰勒(Edward B. Tylor),一个伟大的英国人,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才成为一种技术性词汇,泰勒是人类学知识的创始人。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指信仰、实践、技术,以及所有那些我们认为涵盖了道德、法

① 埃里蓬:《今昔纵横谈——列维-施特劳斯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 参见 Jean Pépin:《对人类和上帝的公认观念》(*Idées reçues sur l'homme et sur dieu*),巴黎,1971年,第1—51页。关于“theologia”或 theolōgos 的含义,可见 Victor Goldschmidt:《柏拉图哲学的问题》(*Questions platoniciennes*),巴黎,1970年,第141—172页,和 Richard Boëts:《亚里士多德和不朽者的神学》(*Aristote et la théologie de vivant immortel*) Bellarmin-le Belle left,1992年,第115—167,307—385页。

③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IV卷,8,1125a5。

律、艺术、习惯、风俗,所有那些属于社会的人(包括男女两性)所接受和传播的一切,这都发生在一种转变中,人们根据为社会所接受的自己的创造性和选择展示它们,从而发生转变。^④

“比较人类学”:关于我们人类历史中文化多样性的知识,必然考虑到那么多彼此相异的文化产物。人类学天生是比较的。诚然,它并非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诉诸比较的“学科”。在16世纪中,欧洲的自由精神使得反差极大的不同宗教相互面对:于是彼此指出相似,揭示差异,冒险提出了一些问题,涉及彼此共有的见证,以及超越了各自的教区的人们被启示享有的信仰。^⑤那时候,人们的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都在绝对主义的酷日下,因此,这些活动是颠覆性的,充满危险。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读启示书,改变了传统,实践他们对圣经的解释,于是第一次在比较宗教中发现了历史,这送来了一束光,哪怕只是微如点烛的光。“异端”的诞生极为惊人,宗教改革的春天带来了独特的选择,但并没有置疑《圣经》及各种教士的权威。

是在16世纪,人这种动物才开始对自身进行实验。都很年轻的一些“历史学家”,昂利·德·拉波里也尔(Henri de la Popelinière)和让·博丹(Jean Bodin)先知先觉,兴奋地把古希腊和高卢共和国的风俗和习惯与新大陆的风俗和习惯进行比较。当时历史学家还未成为一种职业,远见卓识者就梦想通过大海来发现和体验其他令人神往的文明(就是我们所谓的“文化”)。其他的比较主义出现了,比如18世纪前25年间的“重构”,有时是为了建立精神的谱系,有时是重新认识各文明,把它们定位在进化的阶梯上。古生物学、地质学、考古学和生物学的初步工作实践了所有比较方法,人们隐约看到了人类历史的深度,发现了全球范围内文化经验的巨大财富。^⑥

④ 标志是 Jean Copans:《人种学和人类学导论》(*Introduction à l'ethnologie et à l'anthropologie*), 巴黎, Nathan, 1996 年。此外,还有一本书很有启发:《人种学和人类学辞典》(*le Dictionnaire de l'ethnologie et de l'anthropologie*), Michel Izard 和 Pierre Bonte 编, 巴黎, PUF, 1991 年。

⑤ 例如, Henri Pinard De La Boullaye:《宗教比较研究》(*L'étude comparée des religions*), 第1卷, 巴黎, Beauchesne, 1925 年, 第 151—175 页; Philippe Borgeaud:《宗教史起源》(*Aux origines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巴黎, Le Seuil, 2004 年。

⑥ 请允许我参考《比较不可比较者》(*Comparer l'incomparable*), 巴黎, Le Seuil, 2000 年, 第 17—39 页 (“如果人类学家邂逅历史学家”, 总是现实的) (“Si d'aventure un anthropologue rencontre un historien”, toujours d'actualité)。

人类学一旦被作为知识——泰勒称之为“文明的科学”——确定下来,就选择提出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亲属规则,社会组织的形式和符号体系。在1860年到1880年之间,人类学必须强调它生来就是极端比较性的。它决定将所有大陆的“原始”文明与古代社会、已经逝去的欧洲中世纪、和我们当代的部分风俗和习惯都纳入视野来探究。欧洲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人类学的教职,给予了《金枝》的作者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s Frazer),一位研究古希腊文明的学者,也是波桑尼阿斯(Pausanias)的《希腊描述》的编定者和博学的注释者。波桑尼阿斯生活在罗马皇帝哈德良统治之下,是一位探索此前希腊信仰和传统的旅行者。^⑦但是,当法国、德国和英国之中出现了最初的“伟大民族”,一种被夸张地确定为“历史科学”的历史成为惯例并登上席位时,天色已然昏黑。落座甫定,它就给自己确定一个优先的对象:“民族”,这一对象自从19世纪50年代起就获得了其政治与法律身份的最初标志。那些占有教席并从大学领薪水的历史学家们又重新提到,要“科学地”确认一个伟大民族是如何只可能建立在其自身的起源上。^⑧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1905年反感地撇嘴说,人们不可能科学地分析那个称作“民族”的“模糊的神秘观念”^⑨。早在1914年前,这位学者出于自己的洞察力——他成为了祖国的道德教育者——就强调,对于社会学家,“民族”是一个糟糕的对象:由于其“独特性”(unicité 唯一性),它排斥比较,而建设性的比较,应该研究一些社会类型,指出其共同特征,并面对其体系和语境,以便通过变量来观察和分析不变量。^⑩1870年前后的“历史科学”造就了一个民族的且排他的历史,在双重含义上颂扬其无与伦比的特征:优越于所有其他民族,且不可能将其置于比较视野中。只需提及莱茵河两岸隔水相抗的法国和德国就足够了。这样的定位只能表明与注定,他们与人类学知识差距很大,因为人类学知识要完全运用比较方法来研究。

⑦ 参见 Robert Ackerman:《J.G. 弗雷泽:其人其作》(J. G. Frazer: His life and W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年。

⑧ 参见戴地安:《如何作为本土的》(Comment être autochtone), 巴黎, Le Seuil, 2003 年, 第 123—149 页。

⑨ 涂尔干:《文本》(Textes), V. Karady, 第 III 卷, 巴黎, 1975 年, 第 160—163, 178—224 页。

⑩ 参见 Emile Durkheim:《社会学方法的规则》(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 巴黎, PUF, 1937 年(再版, 2002 年), 第 124—138 页。

我希望尽可能简明地阐述一种关于古希腊的比较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在弗雷泽及其剑桥的同事把人类学与古希腊学混为一谈之后,希腊变成什么样了呢?^① 是到了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这些希腊人是谁? 他们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为了在非常民族性的“历史科学”和以比较为使命的人类学之间的张力所设定的领域中确认古希腊人的地位,必须从本质上明确指出这两种知识间的差距。在 19 世纪的那些年代出现了这些区分,最初还是潜在的,后来就明显了,一方是所谓“无文字”的社会,一方是具有文字并很快因此而荣耀起来的社会——好像没有文字就没有“文明”。^②

16—19 世纪间新发现的文化在不同名称下聚集起来:原始社会、野蛮社会,或未开化的社会。在法国,大学边缘的高等研究院于 1868 年创立,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部门,本来是在非宗教的空间,但里面聚集了全部著名宗教,要把它们作为同一个种类中的不同类型来加以分析。在 1888 年,这里设立了一个“未开化人民的宗教”的讲席,以与“伟大宗教”相比较。在那些伟大宗教中,今天仍然存在的,首先就是基督教及其坚固核心:天主教。为了承认所有缺乏文明的民族的“宗教”权利,进行了长期的激烈争论。我强调,通过这个讲席,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在毛里斯·林哈特(Maurice Leenhardt)之前就创造了一个活跃的场所,同非洲学家、印度学家及大洋学家的弟子们一起进行人类学反思。林哈特之后的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讲述了他如何在听众(在法国,这些听众被奇特地称为“海外”来人)的劝说下,于 1951 年把他的讲席更名为“无文字人民的宗教”。“无文字”可能成了人种学具有持续的简单兴趣的领域,在欧洲,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人种学主要对口头传统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感兴趣,对于书写和其他书写符

① 更多请见《回到村庄:古希腊学家的一种取向》(“Back to the village: a tropism of hellenists?”),《宗教史》,(*History of Religions*), 2001 年,第 99—113 页。

② 参见戴地安:〈有或无文字?〉(“Avec ou sans écriture”)。“文字”档案导论(Introduction au dossier “Les Écritures”),《人类科学和社会科学》(*Sciences de l’Homme et de la Société*),若要思考“历史学话语/人种学话语”(“discours historique/ discours ethnologique”),可见 Michèle Duchet:《知识的分配》,(*Le partage des savoirs*),巴黎,Éditions La Découverte,1985 年。关于“人类学和历史学”(“Anthropologie et Histoire”)可见 Gérard Lenclud:〈在法国的昔与今〉,选自《镜中的人种学》(*Ethnologies en Miroir*),I. Chiva 和 V. Jeggle 编,巴黎,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1987 年,第 35—65 页。

号则十分冷漠。^⑬

在 18 世纪,更不必说接下来的时期,带给原始人民(*Peuples de la Nature*, 直译为“自然状态的人民”)的文明,无法在不识字的人们中传播;对于这种传播来说,文字是必不可少的。文字是历史社会的组成标志,这些社会创造了历史,历史学家应该写下它们,尤其是从历史学家成为一门真正“科学”的专业人员之后,更是如此。既然“无文字”,未开化人民就应该被认为是“无历史”的,启蒙运动发现了这一点,19 世纪又加以确定。“历史科学”从一诞生就深信不疑它的特有对象是分析书面材料、档案,及由文字传达的史料。历史学把自己的任务定为研究和认识文明社会,它们的古代状态由于其书写符号而清楚易辨。今天,一些国家已经变成欧洲联盟的单一省份,在这些国家的学科构成中,有一些“人种学家的”学会,也有另一些“历史学家的”学会,“历史学家的”学会的人数总是比人类学家的多出或强出 10 倍或 15 倍,所谓的国家教育部长们将 6500 种已知文化中的大约 6000 种文化的思考事业慷慨地遗弃给人类学家。

我重新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历史和人类学中,希腊人的地位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怎样的?他们属于古代人,但也属于自从摩尔根(*Lewis Morgan*)以来同样被称为“古老”的社会,摩尔根比较了印第安部落、希腊部族、日耳曼和波利尼西亚部族之间的“家庭形式”^⑭。他把荷马和柏拉图的希腊人归为“未开化人民”,这如果不说是难以想象,也是令人愤慨的。在温克尔曼(*Winckelmann*)和德国浪漫派那里,希腊文学和哲学是所谓的文明的核心。那么,如何设想一种“古希腊的比较人类学”呢?我们触及到了比较方法最敏感的地方。法国历史学家在法国“之前”出现,或者德国历史学家在德国“之前”出现,民族影响支配了历史科学的最初定位。今天,在一个“社群主义”世纪之后,用母语中的词汇教授的历史基本上还是民族的。在 1914 年爆发的一战之后,即使涂尔干也承认,“我们的历史”(即法国史)有一种普世性的使命。继拉维斯(*Ernest Lavisse*)和巴雷斯(*Maurice Barrès*)之后,布罗代尔(*Fernand*

⑬ 列维-施特劳斯:《无文字人民的比较宗教》(*Religions comparées des peuples sans écriture*),选自《宗教史问题及方法》(*Problèmes et méthodes d'histoire des religions*),巴黎,PUF,1968 年,第 1—4 页。

⑭ 摩尔根:《古代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年。

Braudel)成为八十年代历史学的中流砥柱。但拉维斯才是第一个理解了起源神话对于建立民族历史的重要性的人。

“我们的历史开始于希腊人”,拉维斯在他的《导言》中写到,必须把这点不知不觉地教给中学生^⑮。我们的历史始于希腊人,他们发明了自由和民主,带给我们美(Beau)和共相的审美。我们是这唯一文明的继承者,它向世界提供了“关于正义和自由的完美的、甚至理想的表达”^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历史始于,且应该始于希腊人。随着这第一种信仰而来的另一种信仰同样强烈:“希腊人不同于其他人”^⑰。他们处于我们历史的开端,除此之外还可能是怎样的?对于满脑子民族神话的传统人文学者和热衷民族的历史学家,有两个重要建议。欧洲的伟大民族,各自都以自己的方式,同等地毫不怀疑他们的历史起源于希腊价值,并且是最好的,他们的希腊人自然是无与伦比的。研究古希腊的人类学家们若是胆敢把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与美洲和波利尼西亚的蛮族的拙劣叙事进行比较,如果不是完全被驱逐,也会很快被边缘化^⑱。今天如此,毫无疑问明天也是如此,希腊依旧是西方的诞生地,也是全世界保守者全力捍卫的价值的诞生地,这在欧洲和美国,已经是古希腊学家和研究古代的学者的圈子里的常识了。希腊人在不久以前还是按部落分散在一千零一个各不相同的城邦里,如今却变为我们的希腊人:是他们奠定了我们西方人的原生性,并使之扎下了根。

西方民族历史学家通过将希腊的古代社会的研究据为己有,似乎明确地把这部分知识从人类学家的知识中剥夺了,人类学家在欧洲是那么势单力薄,而在新大陆又那么遭到歧视。^⑲无论对于多元文化的世界中的比较思想而言,还是对于拒绝西方所宣称的从纯粹希腊价值以来的无可比拟和例

⑮ Ernest Lavisse:《1890年导论》(Instructions de 1890), François Furet 在《历史工场》(L'atelier de l'histoire)中引用,巴黎,Flammarion,1982年,第119—120页。

⑯ 类似的话出现过十几到二十几次。最近一次是:Jacqueline De Romilly 和维尔南(Jean-Pierre Vernant)的《为了对希腊的爱》(Pour l'amour du grec),巴黎,Bayard,2000年,第5—28页。

⑰ 戴地安:《希腊人与其他人不一样》(“Les Grecs ne sont pas comme les autres”),《批评》,no.332,1975年,第3—24页;《致命的狄奥尼索斯》(Dionysos mis à mort),巴黎,Gallimard,“如此”,1999年。

⑱ 参见戴地安:《丑恶的神话学》(“La mythologie scandaleuse”),《穿越》(Traverses),12/1978,第3—19页。

⑲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文化多元主义和“认知政治学”》(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年。